杨少达 书记同志，请你注意，现在是一九七八年，不是一九六八年了！

陈英立 你要干什么？！

顾世权 （排解）好啦，好啦！你把现场情况汇报一下。

杨少达 还用汇报吗？我到仓库去过了，轴承丢失了，在短期内修复机器是不可能的了，这就是全部的好消息！（痛心）主任同志，我们为什么要出现这样可怕的事，在外国人面前不丢脸吗？！

〔顾世权气恼已极，突然跌坐，苦着脸从衣袋里拿出瓶子，倒出一片药含在舌下。

〔蔡金祥上。

蔡金祥 （发窘地陪笑）陈书记……电视台又给我来电话了。他们的意思是……按照党的政策，还是要保留周慧珍的镜头……你看怎么办……

顾世权 （怒斥）哎呀，别再扯那些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啦！

〔蔡金祥茫然……

杨少达 （尖刻地）技术组长阁下，我等你换工作服可是足足等了两个钟头了。

蔡金祥 你说话客气点，到底是你领导我还是我领导你？

杨少达 我明确告诉那些缺乏自知之明的人，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顾世权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你们技术人员要拿出办法来抢救机器！我就不相信，小小的轴承能把活人给治

死！

陈英立 小杨，咱们国内有没有代用品？能不能再请中村先生给东京打个加急电报，给咱们空运几套来……

杨少达 丢掉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吧。N231 轴承国内根本不能制造，也不是日本生产的，它是布赖恩特磨床公司的专利。日发公司只是为了它本身的利益才冒着国际风险给了这么几十套。如果要求额外供应，我们就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

蔡金祥 （窘迫地转了两圈，忽有所悟）有啦，我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不怕外国人卡脖子，也不耽误工程进度！

陈英立 （惊奇）什么建议？

蔡金祥 （指着平面图）在机器恢复运转之前，咱们从七号峒室起，可以暂时改为人力开挖。全体动员三班倒，增加奖金和劳保福利待遇，保证能够达到进尺指标，就让检查团来看看咱们的冲天干劲。对外可以说是机器不适合这个地段的地质条件嘛！

杨少达 （质问）这是哪家的政策？

蔡金祥 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排除万难，不怕牺牲……

杨少达 你为什么不说，我们在大街上脱光衣服穿上树叶更好看！骑毛驴比坐汽车更神气……

陈英立 （思索而后断然）不！人工开挖可以试试！

杨少达 那是因为不是让你亲自去挖。隧道里满地泥浆，闷

热的高温，还有塌方的危险，大概都是专门给工人准备的……

陈英立 看这都是什么时候啦嘛！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

蔡金祥 为四化建设，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杨少达 （气愤而语塞）你……你是冒牌的！

陈英立 （催促）老顾……

杨少达 （严峻而诚恳地）顾主任，作为一个技术人员，我应该毫无保留地从科学态度出发向你摆明利害关系。穿越冷水河的隧道工程是专为机器开挖设计的，采用人海战术，一旦塌方，后果不堪设想！我和你们领导班子之间有过很多冲突，态度可能过激，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恳切地希望你们能平心静气地考虑我的忠告，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顾世权 （先是痛苦地犹豫，但终于决断）就这样定了！

杨少达 定什么？

顾世权 人力开挖！只有马上改用人力开挖，才能改变被动的局面，维护我们先进红旗单位的声誉！至于安全问题，要考虑……

杨少达 （愤怒）我不投你这一票！

〔乔美娜上，冷冷地环视众人。

乔美娜 中村先生等得不耐烦了，他请杨少达先过去。

杨少达 （焦急踌躇，不放心地朝套间张望）乔美娜，如果你还讲点面子，请你照顾一下小周。（走到门口，转身）轴承丢失的真象必须查清，谁要再敢搞逼供信，我就告他！（下）

顾世权 （大怒失声）你……

陈英立 （恶笑）你就狂吧！（决然地）乔美娜，马上给局里打一份正式报告。你这样写：由于过分信赖外国专家光凭考试成绩挑选操作人员，造成严重的机械事故……

蔡金祥 完全是这样。

陈英立 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我们决定改用人工作业，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大无畏精神，抢时间斗风雨，坚决拿下比机械施工更高的指标！

蔡金祥 革命加拚命，拚命干革命！

陈英立 我就不相信，人顶不过机器！

蔡金祥 对！

顾世权 你再写上，为了确保安全，特别任命一位现场总指挥兼总调度，负责全面工作。

陈英立 老顾，你准备任命谁？

顾世权 曹慕宜。

蔡金祥 曹寡妇？！

顾世权 让她挑这个担子最保险，还能得到徐定远的全力支持。

陈英立 好，很好！（向乔美娜）这个报告只呈给正副局

长，别人不要传。

乔美娜 （尖酸地）书记同志，你是让我写报告呢，还是让我写惊险小说呀？

陈英立 （微愠）就这么写！

乔美娜 （面有难色，扬起一张纸，悠声慢气地）高尔基说，白纸上写的黑字，拿斧子也砍不下来啊。

顾世权 （不耐烦地）怎么又跑出来一个高尔基呢，哪个高尔基？几级干部？（大声）我不姓高，我姓顾！

乔美娜 这个报告……还是请陈书记自己起草吧。

顾世权 （发火）当秘书不写报告，要你干什么？！

乔美娜 （委屈地叹一口气）写吧，你敢说我就敢写……

陈英立 你怎么这么罗嗦呢。（顿一顿）至于周慧珍的问题……

蔡金祥 要马上隔离审查。

陈英立 不，办学习班……

顾世权 嗯，是个好办法。

——幕 落

第 二 幕

时 间 距第一幕两天之后的傍晚。

地 点 工程处大院，生产区的偏僻角落。

〔一段围墙，墙外马路边上有树和路灯，墙内是一间废弃不用的旧砖房。屋内右侧有小门通另一套间，门用铅丝拴住。地上有人防地道入口，盖板上锁。这里已作临时住处，除简陋床铺、旧桌子和一个破书架外，略有破烂杂物和一些行李。左侧门通屋外围墙内的露天场地一角。那里有一棵老槐树，一根电线杆和堆放的旧木料等。左方不远处隐隐可见车间轮廓。

〔没有月亮的多云的傍晚，机械加工车间的噪音和围墙外的汽车声时起时落，清晰可闻。

〔幕启：顾世成上，见门口堆积物已经变样，惊异地悄悄走近门侧窥视，然后进入屋里，检查盖板上的锁和右侧门上的铅丝；生气地向外张望一下，将防空洞盖上的书架扔在地上，任书籍散落一地，拿钥匙开锁。徐定远手持一把旧椅子上。顾世成听见

动静，慌忙重新上锁。徐定远进屋，发现顾世成的异样。顾世成大模大样地盯着徐定远。

顾世成 （质问的口气）你是工程处的人吗？

徐定远 （泰然）我刚来两天，还没有正式报到。

顾世成 谁叫你住在这儿的？

徐定远 我自己找的地方。

顾世成 （傲然）我是治保委员。现在正式通知你：马上搬走！

徐定远 为什么？

顾世成 这个地方太背，不准住人。

徐定远 （笑）你说对了，我前天来的时候门口用破烂木料堵着，屋子里满地长了小磨菇。（蹲下去拣书籍）

顾世成 收拾行李，我带你找地方去。

徐定远 师傅贵姓？

顾世成 我叫顾世成。

徐定远 噢！您和顾主任是亲戚吧？

顾世成 少管闲事，不用打听。

徐定远 刚才……（指指防空洞盖）

顾世成 你少废话，快搬走！（把徐定远的箱子提起来）

徐定远 慢点！（接过箱子）你大哥可是同意我住在这儿。

顾世成 胡扯！

徐定远 他原先请我去住三楼的客房我都没去。我说在生产区找个地方，找了半天，只有这间房是空的。

顾世成 （失笑）哈哈，哈哈……能叫你这样的人住三楼客房？你叫什么？

徐定远 徐定远。

顾世成 好。打听出来没有这么回事你可留神……（下）

徐定远 （笑）又是一个皇亲国舅……（拉开电灯，整理书籍）

〔曹慕宜和夹着图纸的杨少达上。

曹慕宜 老徐，这就是小杨子。

徐定远 （起来招呼）哦，"四五"运动的英雄！欢迎欢迎。随便坐。瞧，乱七八糟。

曹慕宜 有桌子啦！

徐定远 木工王师傅给我钉了一张，材料组的小姑娘又给了把破椅子……

曹慕宜 （惊讶）这么两天，你跟这院里的人还真混熟了。

徐定远 原来还有个书架，让人给破坏了。

曹慕宜 谁破坏了？

徐定远 皇亲国舅，刚出去，没看见吗？

曹慕宜 （点头）哦——我们送图纸来啦。

徐定远 小伙子，前天在工地上我就想拜你当老师。那天你太忙了。

杨少达 本应该及早给你送来，一直都很忙。这两天出了大乱子！

徐定远 有多大呢？

杨少达 把周慧珍关在地下室办学习班，想从她身上找美国的微型轴承！一个企业单位，有没有权力私设公

堂？这算不算非法拘留？

徐定远 我看应该算吧。

曹慕宣 我们这位小英雄这两天坐不住了，四下告状，侦察轴承的下落，恨不得把天折腾下来。

徐定远 怎么折腾的？我可以听听吗？

杨少达 我先到了市委接待站，排了半天的队，才见到一位只有一只眼睛的人。他把我支到了公安局。公安局一眼就认出了我是留着尾巴的老朋友，一口咬定我是无理取闹，找了几位警察把我轰走了。我算是走投无路了。想了半天，只有到北京去告御状，明天就走！

徐定远 坐火车去吗？

杨少达 是的。

徐定远 为什么不坐飞机呢？飞机比火车快多了。

杨少达 这个……（笑）你是在挖苦我吧？

徐定远 要是别人挖苦我，我浑身都觉得舒服，就象洗了个冷水澡。

杨少达 （笑）你拿冰凉的水给我洗澡，一点也不舒服！

曹慕宣 （微讽）有来有往，你们两个倒是挺投脾气。（掏出饼干）这是我给你带的饼干。

徐定远 好，谢谢……

曹慕宣 你们坐吧。八点钟我要去参加一个会。

徐定远 这么晚还开会，什么任务这样紧急？

杨少达 你还不知道吧，曹大姐荣任了人海战术的总指挥，

明天一早就到工地去发号施令。

徐定远 （一怔）你接了这样的任务？

曹慕宣 （安然）接了。

杨少达 老实人好欺负，一声吆喝就把笼头给套上了。

曹慕宣 （无奈地）不接行吗？

杨少达 我的大姐，让我也拿凉水给你洗洗澡吧。你难道真的没有预见到这有多危险吗？（用手比划）老徐，你看，上边是一条大河，底下是一条隧道，我们是在水和土的重重包围之中拿工人的生命开玩笑！（向曹慕宣）你难道真的不知道，在主体结构没有浇灌之前，七号峒室随时都有塌方的可能。总指挥同志，那是要死人的。顾家大院是想要借你的脑袋去挽回机械事故的被动局面，好保住他们那一窝子人的锦绣前程！

曹慕宣 意见我都提过了……（默然摇头）事先也没有跟我商量，在干部会上来一个突然宣布，让我措手不及……

杨少达 那你为什么还要接呢？

曹慕宣 好，你教给教给我该怎么办吧？我没有小伙子聪明。

杨少达 应该反抗，斗争，不屈不挠！

曹慕宣 照你这么说，我应该推翻党委的决议，拒绝服从上级的工作指令，然后组织罢工，再动员三百人跟你一起到北京去告状，再不然拉它个山头成立个什么

派……

杨少达 离题了……

曾慕宜 （讥笑）不离题，不屈不挠就得有不屈不挠的样子！

徐定远 听见了吗，小伙子，大姐说得比你勇敢多了。

曾慕宜 （看表）不聊了，我要走了。（苦笑）也许我有点不知高低，我现在倒好象觉得只有我才最适合到现场去指挥，只有我才能多考虑一点工人的安全。（边走边说）也许……情况要比我想的坏得多……

徐定远 如果发生问题，需要我出力的话……

曾慕宜 不，老徐，我想，你还是离开这儿吧？

徐定远 我不走。你不觉得也需要一个跟你分担忧愁的同情者吗……

曾慕宜 谢谢，还是让我一个人受这份罪吧。（低头欲下，忽然回转脸来）你有蚊帐吗？这地方蚊子多呀。

徐定远 我有蚊香。（目送曾慕宜下。回到屋里，翻开桌上的图纸，打量着杨少达）

杨少达 唉！

徐定远 小伙子，怎么唉声叹气的？来来来，你来告诉我，微型轴承在哪个部位？

杨少达 （勉为其难地站起来，指图）一共八个轴承，烧坏了五个。你看，这儿有一个清洗油路用的油针，如果把它松开……

徐定远 唔，你看我说得对不对：如果把油针松开，就造成

了润滑油旁路漏泄，轴承干磨，温度升高……

杨少达 （十分惊奇）你是内行！

徐定远 何以见得？

杨少达 你使用了准确的术语来描写必然的过程，一听就知道是内行！

徐定远 这是急性子的结论。你们认为是蔡金祥不懂装懂，调整过这个油针，有证据吗？

杨少达 （想了想）唯一的证人就是周慧珍，可是她……

徐定远 她现在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杨少达 老徐，我还想到了一条路。中村先生跟我说，为了维护他们日发公司的声誉，他打算到北京去，把这儿的情况透露给国家建委的主管人。我跟他一起去就能见到决策岗位上的同志。这么一闹，中央非过问不可，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徐定远 （沉吟）这条路也许是很方便的，可是不光彩，很不光彩！我们应该有民族自尊心。为什么要指望通过一个外国人来插手解决我们的内部问题呢？小伙子，不要忘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啊！

杨少达 唉！这样一来，你把我最后一条路也堵死了。（愤愤不平）我现在苦恼极了！顾家大院这样明目张胆地冤枉周慧珍，让昂贵的进口机器陷于瘫痪，最后发展到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险，居然就没有第二个人敢公开地和我站在一起，跟它展开面对面的斗争，

也没有人敢去告它！这不是太可怕了吗？中国人为什么这样老实？

徐定远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哪！封建家长制，绝对化的个人权势，把一个党的基层组织逐渐变成谋取宗派利益的工具，久而久之，就会形成这样一个控制严密的灰色王国。谁敢去反对他们呢？很多职工都有沉重的家庭负担，升级、入党、长工资、分房子，这一切都要取决于几个长官的眼色和印象。为了生存的本能和改善生活的愿望，有的人甚至甘心去充当权力的奴隶和走卒！在这样的情况下，真理……真理就会沉默！顾家大院的存在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十年动乱、派性横行和封建割据所遗留下来的一份政治遗产。“四人帮”是垮台一年多了，可是绝不可能一刀割断历史的连续性！极左路线所培养和扶植的社会基础不会在一个早晨就化为乌有。

杨少达 （兴奋）老徐，你说下去，你说下去，我很爱听！

徐定远 （戚然）没有可说的了，自己想吧。

杨少达 这就完了？没法治了？我们应该袖手旁观，逆来顺受，听之任之，无所作为吗？（激动）老徐同志，你不是十四岁就扛枪打日本吗？你不是走过很曲折的道路，受过很严酷的考验吗？你不是上过人民大学吗？你为什么不多给我一点光明？而要讲这些失去信心的话？

徐定远 （大声）谁说我失去信心？正因为我没有失去信心

才讲这样的话！

〔哑场。徐定远忽觉门外有动静。杨少达转身从门缝向外窥视。

〔室外电焊光闪烁，衣衫不整的周慧珍躲闪地自左侧上。她从地上拣起一根旧电线，走近围墙张望，试图用电线勾住铁刺网翻墙逃走，但墙太高，试了两次爬不上去。她徘徊，绝望，迷惘。

〔杨少达在室内大为惊疑，招手让徐定远一同窥看。

〔周慧珍突然盯住院子里的老槐树，萌发自尽念头，犹豫，进而复退，断然把旧电线拴成圈套，蹬上木料堆去挂在树杈上。木料猝然瘫塌，周慧珍摔倒在地，衣服被撕破。

杨少达 （冲出门外）谁？

〔周慧珍挣扎爬起，急逃，与杨少达相撞跌倒，又起来瘸着走了两步，被杨少达拉住。电焊光照亮了她的脸。

杨少达 （惊愕万分）小周，你怎么……

周慧珍 （急忙掩住杨少达的嘴）别嚷！我逃出来的……

杨少达 （帮周慧珍掩上微袒的胸部）来，跟我进屋里去。（强拉周慧珍进屋）

〔杨少达、徐定远关门。

周慧珍 （看见徐定远）啊，这儿有人！

杨少达 别害怕，这是新来蹲点的老徐同志。老徐，她就是

周慧珍。

徐定远 （愕然）周慧珍！姑娘，你这是……

〔周慧珍畏怯地低头躲闪。

杨少达 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的？

周慧珍 看着我的人让乔美娜拉着看电视去了。我一推门，没有锁着，就跑出来了。小杨子……（哭）

徐定远 （端杯水给周慧珍）真危险啊，要不是小杨子，这棵老槐树就成了杀人凶手了……你打算逃到哪儿去呢？

周慧珍（茫然，抽泣）我不知道……（贪婪地喝水）

杨少达 你总得有个目的吧，难道逃出来就是为了向老槐树告状吗？

周慧珍 （惨然）可是我……我上哪儿去告状呢？除了老槐树，谁又会相信我？

〔顿住片刻。

杨少达 哎，你太窝囊！告诉我，学习班都让你干些什么？

周慧珍 要我写怎么破坏机器，偷了多少备件……

杨少达 岂有此理！

周慧珍 （哭）我写不出来，顾世成他又拍桌子又瞪眼，不给我饭吃，不给水喝，没收了我的裤腰带。说要是我不老实交待就送我去劳改……

杨少达 混帐！他有什么权力送你？简直是无法无天！

徐定远 （严肃）姑娘，我想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证实蔡金祥动过机器？

周慧珍 能，我给了他一把改锥。我还看见他动了定向装置。

徐定远 噢。你确实没有领过轴承备件？

周慧珍 确实没有。我不会撒谎，我说的都是实话……

徐定远 （思索）那么轴承呢？轴承是怎样丢失的呢？

〔远处传来人声。

杨少达 （出门看，回告）顾世成！

周慧珍 （惊惧）啊……

徐定远 姑娘，别怕。你看，现在屋里有三个人，比你一个人又多了两个。

杨少达 听老徐的。

徐定远 （想一想）先到里屋躲一躲。（拧开门上的铁丝）

周慧珍 他们要是上里屋找我怎么办？

徐定远 （凛然相告）实在躲不开你就挺身而出，咱们三个人一块儿跟他们走！

〔周慧珍惊视徐定远，被杨少达推进里屋。杨少达拴住门上铁丝，佯装和徐定远看图纸。顾世成和陈英立上，用手电筒查看槐树和围墙，拣起旧电线，面有疑色。

顾世成 这儿有人来过，木料也散了架。

陈英立 （观察）铁丝网好象没有动……

顾世成 屋里看一看。（指小屋）

陈英立 等会儿。（放低声音与顾世成耳语）

〔顾世成点头，领陈英立敲门，进屋。

陈英立 老徐……

徐定远 噢，陈书记。

陈英立 哦，小杨子也在这儿。研究图纸哪？

徐定远 治保委员同志，带陈书记扔行李来了？

顾世成 不，不，老徐同志，实在抱歉。

陈英立 老徐同志，我们的工作太不周到了，让你住在这个地方。哎——三楼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一间客房，我们来帮你搬行李。

徐定远 不用啦，书记同志。我很欣赏这个地方。哈哈……

陈英立 那算啦，老徐同志既然愿意住在这儿，我们就不勉强啦。不过这间房子年久失修，又赶上雨季，需要很好检查检查，修一修。

顾世成 是呀，修一修安全点儿。

杨少达 （不安）这不是很好吗？唐山地震也没有塌嘛。

陈英立 杨子你忘了，去年雨季，职工宿舍就塌了两间房！治保委员应当好好检查一下，看哪儿需要修？怎么个修法？

顾世成 （边检查房子，边找人）吊个顶子，抹上灰，这个地方安上纱窗。

陈英立 好。这地……

顾世成 地……（用手电各处照，并去照床底下）地上缺砖的地方墁一墁。

徐定远 （有意地踏踏防空洞上的盖板）这个地方怎么高出一块？挺不方便，是不是把它拆了？

顾世成 （一怔）不能拆，里边是防空洞。

徐定远 （注意到对方的表情）我说屋里怎么蚊子这么多。（指着洞盖）打开看看，撒点滴滴畏……

顾世成 老徐同志，刚刚打扫了没几天。这洞里很严实，根本没有蚊子。

徐定远 这两天老下雨，里边一定有积水。（试探）来，把钥匙给我。

顾世成 （为难）这……

陈英立 （起疑）唔，打开看看。

顾世成 好好。（伪装掏口袋）哎哟，钥匙还不在我这儿，在行政组。

杨少达 好办，咱们把它撬开。（拿出一把改锥）

顾世成 （有些慌）这，这是人防设备……

陈英立 算了，算了。明天你把钥匙拿来，打开检查一下。老徐呀，这里屋的情况怎么样呵？

顾世成 （松一口气）对对。

陈英立 （盯住右边门）我看里屋也修一修，里屋当卧室，外屋办公。

徐定远 书记同志，用不着了。我这一间就挺好嘛。

杨少达 （焦急）还是尊重老徐的意见吧，里屋不修了。

顾世成 （心虚）不修就不用看了吧？

陈英立 那有光修外屋不修里屋的道理。走，进去看一看。

〔顾世成抢先走进里屋，翻弄东西，手电光闪动，气氛紧张。顾世成在里面故意喊："哎哟！他妈的！"

〔众人一愣。顾世成瘸着走出来。

顾世成 磕着了我啦。（直着嗓子）里屋跟外屋一样，吊顶子，抹灰，安纱窗。

徐定远 （惊奇）里边没有积水吧？我的关节炎就怕潮湿。

陈英立 （大失所望）老顾，回头通知修缮队，抓紧时间修理一下。（对徐定远）就这样吧。

徐定远 再坐一会吧。

陈英立 不了。

徐定远 有空常来串门儿呵。

〔陈英立与顾世成悻悻然来到院子里。

顾世成 （满心诧异）嗳——

〔陈英立怒气冲冲地止住顾世成，示意到前面去搜寻。二人同下。

杨少达 （窥视门外后，转身奔向里屋）小周，小周……（进去看看没人，返身上）老徐，周慧珍怎么没影儿了？

徐定远 什么？

〔周慧珍满头满身稻草抖瑟而出。

周慧珍 杨子！

杨少达 （帮她掸稻草）你藏在稻草底下了？

周慧珍 （惊魂未定）嗯……哦，不是的……

杨少达 （惑然）不是！你藏在哪儿了？

周慧珍 听见你们在外屋说话，我就到处瞎钻，刚钻到稻草下边，那儿有块木板……

徐定远 木板？

周慧珍 原来木板底下捂着一个洞口……

杨少达 洞口？

周慧珍 （指指里面）就在那儿。我钻进去，一看，是一条地道。

杨少达 地道？

周慧珍 得亏他们没有翻稻草，要不然就看见那个洞口了。

杨少达 我想起来了，这儿以前是工人民兵训练地道战的地方，挖过很多假坑道，乱七八糟很曲折，里头都是相通的。奇怪呀，顾老二应该知道呀！为什么不进去找呢？

徐定远 是呀，他手里明明有钥匙，可是也不敢打开这个洞盖？（想一想，从床头找出手电筒给杨少达）小杨子，你到里边去看看这个地道通向什么地方。

杨少达 有必要吗？

徐定远 很有必要！

〔杨少达从右门下。周慧珍难受地倚在墙上。

徐定远 姑娘……

周慧珍 （畏缩）我有点冷。

徐定远 两天没吃饭……饿了吧，我这儿还有几块饼干。（拿出饼干）你再喝点热水。（往杯子里兑热水）

周慧珍 （受宠若惊）老徐同志，您为什么对我这样好……您不怕连累您吗？……您还不知道吧，我可是反革命子女。

徐定远　你这话说得不对。我们现在都是靠工资生活的无产者，都是一台机器上的零件。吃吧，吃吧。（从床上取外衣给周慧珍披上）

周慧珍　（感动）老徐同志，从来也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抽泣）

徐定远　你现在还很紧张吗？

〔周慧珍惶然地摇摇头，拘谨地吃饼干。

徐定远　你刚跑进来的时候，精神状态很不正常，看上去不象一个会开现代化机器的青年女工，倒有几分象是黄世仁家里的使唤丫头。

周慧珍　我也看不见自己是什么样儿。我总是习惯低着头走路的。

徐定远　感到处处低人三等，随时准备挨打。

周慧珍　（苦笑）您怎么知道我是这样想的？

徐定远　我倒霉的时候，我的孩子就是这么想的。我告诉他们，要抬起头来走路，处处都要和别人平起平坐，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干架，用不着低三下四！狗眼看人低，你越低三下四，就越受人欺负！

周慧珍　（惶然）这样行吗？

徐定远　怎么不行？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不剥削，二不犯法，我们就应该享受人民的一切权利！那些想剥夺我们权利的人，他们才真正是犯法的！

周慧珍　有这样的王法吗？

徐定远　有，这是马克思的王法：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放全人类。也包括你和你的父母在内！

周慧珍　（惊疑）我……和我的父母……

徐定远　你的父母还活着吗？

周慧珍　活着……听说留场就业了。

徐定远　你去看过他们吗？

周慧珍　没有，我也没有给他们写过信。

徐定远　应该写信，也应该去看一看，应该帮助他们！

周慧珍　（激动）不，我再也不想看到我的父母！是他们让我失去了做人的权利。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红卫兵就给我挂上了大牌子，推光了我的头，他们踢我，打我……撕我的衣服，（痛苦）他们残忍地侮辱我……现在顾家大院又来害我……老徐同志，为什么我的命运是这样的惨……老徐同志……（痛哭）

徐定远　（悲愤）可怜的孩子，你的命运不是你父母带给你的，你是被极左路线拿去祭奠他们的大旗的牺牲品！

周慧珍　（惶惑）老徐同志，这样说行吗……我怕……我真害怕咱们说的话让人听见……

徐定远　（气恼）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还给你人的权利你都不敢要啊！

周慧珍　（掩脸苦苦思索）人的权利……

徐定远　明白吗？……来来，吃吧。

〔杨少达自院子外面进来，手里拿着两盒银焊片。

徐定远　（惊奇）你，你怎么从外边进来？

杨少达 老徐，这条地道和民兵训练的废坑道是相通的，可以通到马路边上的流水沟，有一块沟盖板挡着。我是从那儿绕过来的。出来的时候碰见曹大姐，她说开完会就来。哦，那个洞里边满是烂泥，有脚印。奇怪的是我在泥里捡了两盒银焊片。（递给徐定远看）

徐定远 这是新的？

杨少达 是新的，墨西哥进口的高档货。

徐定远 你们发现丢过银焊片吗？

杨少达 没听说过。这种东西由修理工随便领，丢了也没人知道。谁也不管。光是我们每天倒出去的垃圾就能养活十几个家庭，有人还从垃圾里捡到过一包岩石钻头上用的高级金刚钻石，价值一千多美元！老徐，资本家会这样办工厂吗？

徐定远 （惊讶）你们这儿领料没有规章制度？

杨少达 形同虚设！只有封建把头式的家长制度才是真的。随便哪个领导一签字，仓库就发料，爱拿去干什么就干什么。你信不信，我这个技术员给你签个字，明天你就可以领出一箱子电灯泡到农村去投机倒把！

徐定远 （沉吟）怪不得哪，催我搬行李，急着要我搬家，嗯……唔……

杨少达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会这么巧吧？

徐定远 有这种可能性……

杨少达 你为什么不把它想得更离奇，更曲折一些呢？

徐定远 （笑）就根据你刚才介绍的情况，我们的企业管理制度腐败到如此程度，完全靠所谓的凭良心办事，那么，人们就用不着太复杂的手段，只要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攫取大量的不义之财。而且可以长期逍遥法外，不被发现！也正因为他们作案的手法很简单，所以我们一旦要认真地揭露它，也同样很简单！

杨少达 （思索）唔……

徐定远 明天你能不能再调查一下，和N231型号相近的微型轴承在哪些国产机器里有用？特别要注意农业机械，尤其是和这儿有协作关系的单位的那些农业机械。

杨少达 （想想）有，我记得有一种超低量农药喷雾器用类似型号的国产轴承，两者可以通用。

徐定远 你记得很清楚吗？

杨少达 这种机器我见过。

周慧珍 （恍然）你们的意思……轴承……

徐定远 姑娘，姑娘，沉住气，也许我们现在正在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对杨少达）把银焊片装起来，这是重要的物证。带我去看看地道。

杨少达 （装起银焊片）好。

徐定远 姑娘，你坐着呵。（与杨少达进里屋察看）

〔曹慕宜上。

周慧珍 （受惊地躲闪一下，旋即）曹大姐！（扑在曹慕宜

的怀里哭）

曹慕宣 我都知道了，知道了。这……怎么一身都是湿的？老徐呢？

〔徐定远、杨少达复出。

徐定远 老曹来啦。（思索片刻，毅然决定）周慧珍必须马上离开这儿，要是被他们发现就麻烦了。大家都想一想，还有什么万全之策？

〔哑场片刻。

杨少达 走吧，我送她走！

徐定远 你送她到哪儿去？

杨少达 我送她到公安局去，要求给予人身保护，要求查出真正的犯罪者。

徐定远 公安局……现在有一种法律上的流行性感冒，人到了公安局就通知原单位，也许还会把人给你送回来。这样，小周怎么办？（故意）曹大姐同志，你看如何是好？

曹慕宣 （给周慧珍梳头）你说呢？

〔徐定远笑笑，就着桌子在笔记本上开始写条子。

杨少达 （不耐烦）你们都不用管了，我去折腾。

徐定远 等等，等等。（写罢，撕下一页给杨少达看）这两位是省建委的，这位是市委常委，这三个人都是我的牛棚难友，一块儿坐过喷气式。我想他们不会袖手旁观的。我们从干校出来的时候有过君子协定……

杨少达 君子协定？

徐定远 （一笑）你出去先找他们。

杨少达 （收下纸条）好！可是小周……

徐定远 你先把她藏起来。（对周慧珍）等有了眉目，你再来找我和曹大姐……

曹慕宣 （劝阻）老徐，你好好想一想，你这么干会把事情弄坏了。

徐定远 （断然）不能再想了，你们赶快走！

周慧珍 （迟疑地望着杨少达）小杨子，你打算把我藏在哪儿？

杨少达 我们家。

周慧珍 你家？

杨少达 我爸爸在轮船上半年也不回来，家里只有我母亲和妹妹，我就是一家之主！你不用害怕，我跟她们一撒谎，就说这是我从外地来的女朋友，就齐了。走！

周慧珍 （复杂的感情）小杨子……

杨少达 唉，别扭扭捏捏的。你不是两天没吃饭了吗，到外头我先请你美美的吃顿夜宵。走吧！

〔杨少达拉周慧珍欲往门外走。

徐定远 （急阻止）哪儿去？（示意杨少达和周慧珍从地道出去）

〔杨少达和周慧珍从右侧门下。

曹慕宣 （疑惑）他们这是往哪儿走？

徐定远 地遁！

曹慕宣　什么？那儿能出去？

徐定远　小杨子没告诉你呀？

曹慕宣　没有。

徐定远　那儿有个地道！

曹慕宣　（目瞪口呆，警告）老徐呀，你可是深深地卷进顾家大院的风波里了。

徐定远　我还没有正式报到。

曹慕宣　（苦笑一下）别以为你没有正式报到就有行动的自由！你的一举一动都逃不出人家的手心呀。

徐定远　有什么动静吗？

曹慕宣　周慧珍刚才在这附近失踪，已经引起注意。顾主任当时就离开会场，去给局长大人打电话……

徐定远　哦——

曹慕宣　乔美娜给我透露，这个电话跟你大有关系！

徐定远　（一怔）是这样……

曹慕宣　（真诚地）老徐呀，我劝你趁事情还没有闹大，赶快离开这儿吧。

徐定远　（坚决地）不！这场遭遇战恐怕是无法避免了。我不想放下武器！你知道吗，我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就在我们的脚底下，很可能有一个秘密仓库。国家的物资，特别是那些短线工业品，也许还包括TS挖掘机的微型轴承，就是从这条地道里，（指防空洞盖和地道）源源不绝地流出去，流进了犯罪分子的腰包！

曹慕宣　（咯咯吃惊，忽而取笑起来）你很敏感，了不起的福尔摩斯呀……

徐定远　慕宣，我请求你，把你所掌握的顾家大院的内部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我！譬如说，用什么办法去骗取国家的高额奖金？怎么样伪造技术经济指标？又怎样把额外消耗转嫁给甲方！在这样一个单位里，这应该是家常便饭吧！

曹慕宣　（黯然地摇摇头）无可奉告。

徐定远　（激动）曹慕宣同志，二十五年以前你在工农速成中学申请入党的时候，我是你的支部书记，二十五年以后我简直不认识你了！

曹慕宣　（痛苦而压抑地）我的朋友，你为什么要贪慕那英雄的虚名啊？五十岁的人了，还象一个孩子那样天真哪！……是的，我知道这个工程处种种可疑的数字和交易，对秘密仓库的存在也有所察觉，用不着笔记本，用不着查账，现在就可以如数家珍地一条一条告诉你。

徐定远　这就对了。

曹慕宣　这是没有用的，这是官场！互相包庇，官官相护！抱大腿的，抬轿子的，吹喇叭的，穿连衣裙的，叠罗汉的，从局长到小小的施工队长都有自己的山头和过得硬的后台，现在原封未动！而你，可怜的人，连丢掉的党票还没有找回来，你不过是一个孤独的外来者，既没有上方宝剑，又没有炙手可热的

权势！你想一想，我那位死去的先生，就是闭着眼睛撞在蜘蛛网上，让蜘蛛给吃掉了……老徐呵老徐，二十多年的苦你还没受够哇？你头发都白了呵，你何苦哇！

徐定远 （冷笑）也许，我现在还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怪物！我也深知自己的处境暂时还很孤立。但我绝不改变自己的信念！我不但要找你，我还要去找乔美娜，去找杨少达，去找更多更多的人。一个人逃出这个蜘蛛网那是很容易的，可是难道我们应该留下它去吃掉更多的人，去吃掉党的事业，去吃掉我们的现代化？！

〔僵局。曹慕宜陷入极度苦恼的窘境。顾世权上。

顾世权 （进屋见曹慕宜在场，语中含刺地打招呼）打忧你们两位了。

徐定远 哦，顾主任，又要让我搬房子……

顾世权 不，你误会了。我刚才已经批评了陈书记。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你艰苦朴素、深入现场的好作风呀！

曹慕宜 我在这儿不方便吧？

顾世权 不，不，一块儿谈。（对徐定远）我特意来向你通报一下，刚才李局长来了紧急电话，他正式批准了我们的人工开挖方案，对机械事故表示痛心。根据局领导的指示，我们开了紧急会，正式任命曹大姐担任人工开挖的现场总指挥。担子很重啊。你们是老同学了，可不能袖手旁观啊。（强硬）李局长在

电话里决定让你立即正式报到。

徐定远 噢……这么快。

顾世权 他的意思无非是让我们坐在一起，制订一套应急计划，渡过眼前的难关，迎接省里的学大庆检查团。

徐定远 顾主任太看得起我了。

顾世权 （隐含威胁）至于对你落实政策的问题，李局长在电话里说，他正在考虑加快速度。

徐定远 （略一思考，断然）请你转告李局长，感谢他在此时此刻想起了徐定远。可是徐定远说：他既不打算提前报到，也不急于要求落实政策！

顾世权 没有商量的余地吗？

徐定远 没有。请你按照我的原话转告。

顾世权 （无奈）也好，也好。你刚从干校回来，生活上需要安排一下，可以到医院全面检查一下身体。我们知道你的两个孩子还在农村，已经向领导打了报告，会作妥善安排的。

徐定远 感谢领导的关怀。这些事，我自己会做的，不必代劳了。

顾世权 好，好。我失陪了，我失陪了。

徐定远 不妨再坐一会儿嘛。我和曹大姐一起奉陪。

顾世权 不坐了，我马上打电话去，把你的原话转告李局长。老徐呀，这里的情况很复杂，一切要慎重。曹大姐，你最好早点儿休息，（刺激）以后奉陪老徐的机会多得很嘛。好好，再见，再见。（下）

曹慕宜　欺人太甚！（气得发抖）

徐定远　（转身询视曹慕宜）怎么样，有新的感受吧？

〔曹慕宜缓缓抬起头来，愤然击桌，凝望前方。

——幕徐落

第三幕

时　间　距第二幕四天之后的夜晚。

地　点　乔美娜家中。

〔中等气派的客厅，墙上悬有乔美娜及其父母三人合影大照片。左过道口通向大门，右过道通卧室和厨房。窗外可见小院里的花木和围墙上的雨后水迹。

〔暴风雨中的短暂宁静。天空浓云翻滚。远处轻雷漫散。传来音乐声。

〔幕徐启：杨少达和乔美娜在欣赏音乐。

乔美娜　你还想听音乐吗？

杨少达　不想听了，今天的天气好象不适合听音乐。

乔美娜　你真会说，天气不好，连音乐都变得难听了。（凑近）好几年没上我家来了，这儿变样了吧？

杨少达　没怎么变，就是……你好象变得比以前难看了。

乔美娜　（不高兴）反正咱们两个有一个变得难看了。

杨少达　（暗笑）你们家老两口什么时候回来？

乔美娜　到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嗳，你说说，上北戴河

休养可以带夫人，不让带女儿，这是什么缺德规矩？

杨少达 当大夫的还没有到那个份上，让夫人跟着去就不错了。（走近窗前看天色）下了两天大雨，天气预报说还要下，要下够一百二十毫米。

乔美娜 （赌气）下吧，爱怎么下就怎么下，把房子都飘起来，我坐洗澡盆去上班。

杨少达 （反感）说得多轻巧，房子飘起来，工地就完了。这种时候还搞什么人工开挖，拿工人的小命儿给顾家大院上供！（故意）还有人给他们吹牛，到电视台去录音，说日本的TS挖掘机运转得象一朵花！

乔美娜 （无奈，转而温情地）得啦，杨子，少管这些闲事吧。你有学问，聪明能干，何必跟那些没有见识的人多置那份气。（亲昵地）你呀，你应该好好想想，为什么总是跟社会风气格格不入，为什么总是倒霉？

杨少达 因为我喜欢睁开眼睛生活。

乔美娜 （轻叹）人的一生，不过如此，除了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剩下的空空如也。上帝是从来也不睁开眼睛的，所以特别恨那些睁开眼睛的人，他只把幸福赐给一辈子装糊涂的顺民，给他们发良民证。你明白我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什么意思吗？

杨少达 明白，当然明白。我的小姐，你还是把玫瑰花献给你那位卖狗皮膏药的小长官吧。（笑）同时交那么

多的男朋友，你忙得过来吗？

乔美娜 （冷冷地）既然这样恨我，何必要来看我呢。

杨少达 （看时间）我……我要在这儿等一位朋友。

乔美娜 （惊讶）哎呀，为什么让你的朋友上我家来？

杨少达 这位朋友，他才是真正想要来看你的人。

乔美娜 这可不行。今天晚上我这儿有客人，真的。

杨少达 客人几点来？

乔美娜 八点。

杨少达 八点以前我们一定走，不妨碍你。

乔美娜 （疑团满腹）说得挺神的……这个人是谁？（追着问）是长头发的？有没有鼻子？……来，帮我收拾一下……

〔杨少达过去抱起桌上的花盆。乔美娜铺上一块塑料桌布。

〔一阵沉闷的雷声，徐定远手搭雨衣上。

徐定远 （毫无拘束地看着笑）你们好呀？

乔美娜 （满不在乎）哦，老徐，原来是你，我们认识。哈……神秘的客人请坐，你喝花茶、绿茶、咖啡、小香槟、还是柠檬水？

徐定远 （坐下）我好象是到了食品商店了！喝柠檬水吧。

杨少达 我等你有一会儿了，你上哪儿去了？

徐定远 我刚上工地去了一趟。

杨少达 那儿情况怎么样？

徐定远 七号峒室正在排水，如果今天晚上继续下大雨……

有很大的危险性。

杨少达 天气预报可是这样说的，大暴雨一百毫米以上，东南风七八级。你听，开始了。

〔雨声。三个人走近窗边看天。

杨少达 （忧虑）老徐，曹大姐采取了什么安全措施？

徐定远 她打算把工人从隧道里撤出来。

杨少达 应该撤。

徐定远 可是你们的主任和书记都没有同意。

杨少达 为什么？

徐定远 据说明天省里有个检查团要来验收大庆式企业。姑娘，有这回事吗？

乔美娜 没错。我们顾掌柜的吩咐了，说今天晚上必须把钢模板一条龙抢出来。等明天检查团来了那么一看，上上下下，整整齐齐，头上不漏水，地下能走高跟鞋——一个全国闻名的先进施工样板，大庆式企业就这样一夜之间诞生了！

杨少达 （愤愤然）我早就料到，我们这位大姐总指挥，她没有违抗上级命令的勇气！

徐定远 （黯然）她现在的处境很困难……

乔美娜 （置之一笑）谁也抗不住啊，这是特大号的政治任务，压倒一切，雷打不动……（一阵强大的雷雨声）哎哟，说来就来了。你们先坐会儿，我去把窗户关好。（下）

徐定远 （平静下来）刚才跟她谈得怎么样？

杨少达 没有细谈，我们两人互相攻击了一番。

徐定远 你怎么了？你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要消化她。

杨少达 我可消化不了她。享受、任性、狡猾，哪儿还有一点姑娘的样子？

徐定远 说得太狠心了吧？这个姑娘的脑子是很清醒的。她完全知道自己是在做一场恶梦，一旦后悔，她一定会回到你的身边。

杨少达 我不要她。

徐定远 讲一点人情嘛，好心能换来好报呀。

杨少达 （烦躁）算了吧，用不着跟她再费唇舌了。侦察工作已经有初步结论了，昨天检察院传过周慧珍。

徐定远 哦——怎么样？

杨少达 经过鉴定完全证实，油针是蔡金祥松的。根据这点就可以定他一个诬告罪！

徐定远 （兴奋）轴承有线索吗？

杨少达 有！已经查明全省有三家农机厂在试制超低量喷雾器，其中有两家跟蔡金美有内部业务关系，都有可能用这种轴承。我给检察院写了技术性的证词。

徐定远 进展很快嘛。你很能干！

杨少达 （笑）还是你那几位牛棚战友能干哪。他们绕过了工程局，一点也没有惊动顾家大院。

徐定远 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发动总攻击？

杨少达 检察院批准了，就在今天晚上行动！为了避免群众围观，时间可能要晚一些。我告诉你，那间小屋现

在可没有人看着。

徐定远 不要紧，我加了一把锁。咱们马上就回去。

杨少达 现在就走吧。

徐定远 不，想要打开这个灰色王国所有的城门，还要掌握一把钥匙——（指指过道里）乔美娜！（顿一顿）小伙子，她是你曾经爱过的人呀……怎么能在关键时刻这样的无情无义呢？

杨少达 （默然，勉强地）好吧，试一试……

〔乔美娜换了一身华美的衣裙端糖果上。

乔美娜 （大方地）来，请尝尝我姑妈带回来的外国糖。（看一眼杨少达）干嘛这样一本正经呀？（去开录音机）来听一段音乐吧。

徐定远 姑娘，我可是掌握了可靠的情报，听说你多才多艺，能歌善舞……

乔美娜 是吗？哈……（拿起糖果盒盖当作道具敲打起来，随着急促的响板节奏轻步起舞，顾盼之间频频向杨少达摆出挑逗的姿态）

〔徐定远示意杨少达对乔美娜热情些。杨少达生硬地应付一下，随即气恼地关上录音机。乔美娜戛然止步，满脸败兴。

徐定远 （佯装称赞）真是名不虚传！姑娘，你的家庭生活丰富多采啊。

乔美娜 有什么办法，我是掌上明珠呀。不过……（黯然叹息）唉，恐怕只有天才会知道，我的苦恼就象天空

的浓云，地上的雨水……

徐定远 那么说，掌上明珠对自己的生活还不够满意喽？

乔美娜 什么是满意，满意是什么？（想了想）也许是我永远不会满足现状……

徐定远 为什么？

乔美娜 我有充沛的精力，敏感的神经，美妙的胃口……

徐定远 还有出众的才华。

乔美娜 才华？我没有，我是个半文盲。

徐定远 我看过你写的很多报告，不象个半文盲。

乔美娜 （诧异）你真的看过？我不信。

徐定远 我看得很仔细，逐字逐句地研究。

乔美娜 （警戒，但很平静）提提意见。

徐定远 文笔流畅，逻辑性也很强，就象你跳的舞一样有声有色。

乔美娜 （笑）你上当了。

徐定远 （冷然）你很坦率。为什么要写让人上当的东西呢？

乔美娜 （一怔，解嘲地一笑）说着玩的，别往心里去。

徐定远 （微妙地）你说这话的时候很伤心吧？

乔美娜 （反问）你怎么知道我伤心？

徐定远 我会算命，从一个人的现状可以预测他的未来。

乔美娜 （紧张思索）哦，你还懂点心理学。你不是一般的人，你是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吧？

徐定远 我没有拿着上方宝剑。

乔美娜 你总不会无缘无故地找我来吧？就为了喝柠檬水，看跳舞吗？

徐定远 交个朋友嘛，打听打听生活里有什么不如意的事？为什么要伤心？为什么要这样苦恼？

〔静场片刻。

杨少达 （诱导）乔美娜呀，说两句正经话吧。在你面前是一个有深刻思想的人，何必用疯疯颠颠的傻样子来贬低你自己呢，那岂不是太委屈了吗？

徐定远 （深沉地）姑娘，我看你不象是一个随波逐流的庸俗之辈，你的心里一定有过美好的理想，高尚的情操，向往过纯洁的爱情……（指指像片）你看这个小姑娘，她的眼睛在追求光明，她的心灵象火一样闪耀着青春的光辉……怎么能想象会有这样大的变化呢？

乔美娜 （怦然心动，蓦地将像片扣在桌上，冷笑一声）不要再看了，这个人不是我！……你不是问我为什么要伤心吗？因为我，不，我们……（机警地看一眼徐定远，大胆地往下说）我们完了！象疯子一样白活了十年，浪费了的青春再也找不回来了。当我们从恶梦中一觉醒来，才猛然发现自己从少女一下子变成了老太婆，心里是多么恐慌，多么害怕。唉，伤心也是完了。我们这一代人生来就是这样的不走运，命中注定给人当枪使。神和魔鬼都一起商量好了来骗我们，叫我们上当，互相残杀，自己糟蹋自

已，找谁算帐去呀？愤怒的到天安门去流血，胆小的苟且偷生，庸俗的醉生梦死，风流的谈情说爱，懒惰的听天由命，缺德的流氓盗窃，挣得少的牢骚满腹，快乐的自我陶醉吧！

杨少达 （讥诮）听见了吗，这就是自我陶醉，玩世不恭，逢场作戏，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乔美娜 （不服气）玩世不恭又怎么样？国家欠了我的债，社会欠了我的情，政治骗子玩弄了我的思想和感情！我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家，我本来可以成为高级医生，无论干什么也比现在在办公室当个花瓶强。是谁剥夺了我的理想？是谁毁灭了我的锦绣前程？谁又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哈……（大笑）只允许别人欺骗我，就不允许我……（惨然）你看到的那个小姑娘，她早就死了，她的灵魂也不存在了……我现在想怎么混就怎么混，谁也管不着！

徐定远 谁也管不着！说得多么坦率，多么理直气壮！

杨少达 （厉声地）我们要是管一管呢？

乔美娜 （警惕，神经质地）哦，还想管我啊……难道我真的有什么把柄落在别人的手里……你们，你们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徐定远 （真诚地）我们惋惜那位小姑娘的悲伤和沦落，眼看着一朵有生命的花即将变为灰烬，命运是这样的不公平，又是这样的无情……（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聪明的姑娘，既然你向我流露真情，请允许我